

多地出现为有“假装上班”需求的人有偿提供办公场地的机构

出租工位供人“假装上班”，“职场生意”怎么不跑偏？

本报记者 陶稳

“如果你正处于职场空窗期,想保持上班时的生活节奏,这里可以为你提供一个‘假装上班’的工位,一天只要30元。在这里,你可以看书学习、投简历、远程面试,也可以睡觉、‘摸鱼’、玩手机……”5月18日,在广东深圳一栋写字楼内,刘冠杰的“假装上班”公司开业了,这条“招募信息”是他给公司的定位,即为有“假装上班”需求的人有偿提供办公场地。

记者采访发现,在北京、重庆、深圳、哈尔滨等不少城市,出现了专门的“假装上班”公司。这种公司的运营模式是什么?消费者是否买账?有没有市场前景?对此,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进行了采访。

存在一定市场潜力

原本在国企上班的朱冠霖,今年2月在社交媒体发了一条“假装上班”的帖子,“当时只是突发奇想,没想到突然火了。”朱冠霖告诉记者,这条帖子有大量转发和评论,还有很多人私信询问地点和收费等。突如其来的流量,让朱冠霖看到了“假装上班”的市场潜力。今年3月,朱冠霖从原单位辞职。5月,公司在山东济南通过注册审核,实际运营地点在北京亦庄。朱冠霖的公司面积有280平方米,设置了30个工位,配套设施包括会议室、休息室、零食区、接待室、直播间等。“从租金、装修到人员运营,先后投入了二三十万元。”朱冠霖说,目前,公司处于试运营阶段,每人每天收费49.9元。

雷雪琴是北京野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

阅读提示

记者采访发现,在北京、重庆、深圳、哈尔滨等不少城市,出现了专门的“假装上班”公司。这种公司的运营模式是什么?

责人,公司地点在望京。4月初,她在社交媒体发了一条“假装上班”的帖子:“朝九晚六的上班时间,要求按时到岗,沉浸式办公环境,提供简历优化服务,限时特惠29.9元/人……”帖子很快引来数百个点赞和评论。“确实有人过来咨询,我们很欢迎,不过我们的目的是出租闲置办公空间。”雷雪琴说,办公室感觉有些浪费,因此想找人合租。

位于北京通州郊区的本然农场有200多亩大棚,种植各种瓜果蔬菜,还有一些室外菜地、休闲区域。在办公区域,两层的建筑宽敞明亮,沙发、座椅、办公桌、网络等软硬件设施齐备。今年初,农场负责人宫旭冉在社交媒体发了几张办公区域的图片,配上文字“‘假装上班’有限公司,假装开业了”,一时间引来众多关注。“我们免费提供放松休闲的空间、学习交流的平台。”在宫旭冉看来,土地和农作物,能让焦虑人群暂时放松身心。

“假上班”与“真共情”

刘冠杰的“假装上班”公司位于深圳龙华清湖高端写字楼,面积约100平方米。据他介绍,开业以来,公司近20个工位基本每天都满员。他曾是一名自由职业者,长期辗转于深圳各大图书馆、咖啡馆,因此发现了这一需求,“我认为这件事本身也有一定社会价值”。

刘冠杰告诉记者,来“假装上班”的,一是未入职场的大学生,他们想了解上班是什么

感觉,以便做好心理准备;二是求职群体,在此投递简历、结识朋友、交流学习,缓解压力的同时培养自信。除此之外,也有一些人实际上有工作,比如自由职业者、电商客服、自媒体运营人员,虽然无需固定的办公场所,但需要环境塑造仪式感。此外,还有从事副业的人群,如兼职博主、微商,他们需要低成本办公空间处理业务。也有一些创业者,想利用共享工位降低租金成本,并通过社群寻找合作伙伴。

对于“假装上班”商业模式,有人表示支持并乐于体验。今年1月,在北京一家地产公司工作的王磊离职。待业期间,他在社交平台看到朱冠霖发的帖子,就去了几次。王磊发现,在家时家人再宽容,自己也会不自觉产生愧疚感,但在“假装上班”公司没有这样的精神压力,每个人都能安静做自己的事,也能通过交流碰撞出思想火花,得到一些启发,经过此番经历,他就要入职一家金融公司了。

不过,在另外一些人看来,“假装上班”只是噱头。有人认为,这像是在玩“剧本杀”,难以解决职场空窗期的实际问题。还有人认为,“假装上班”公司的本质仍是付费自习室、共享办公。

共享办公的衍生模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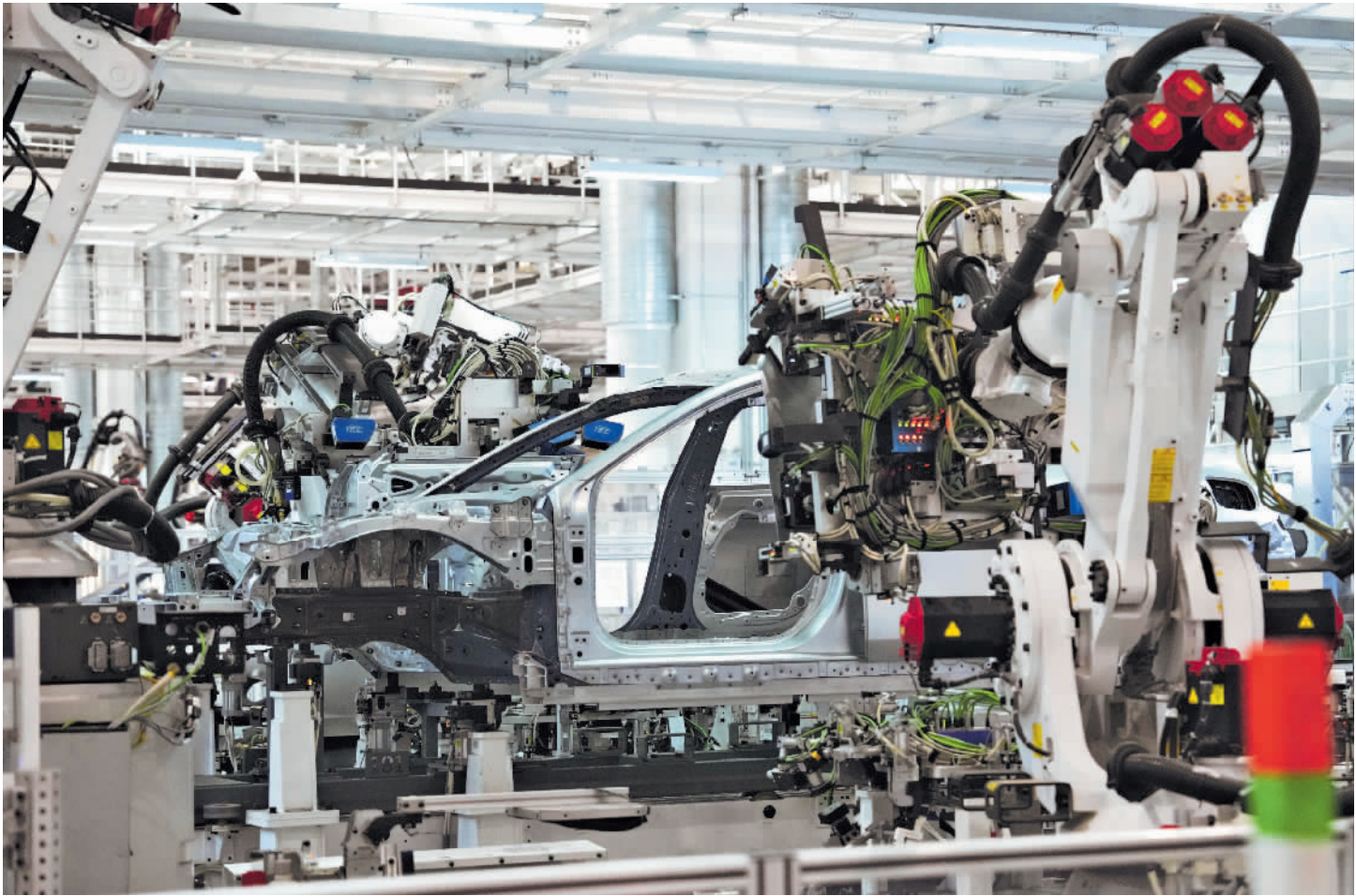
在北京从事金融行业的胡薇薇曾对家人隐瞒辞职的事实,一段时间内,她总是按

时到附近的一家图书馆看书,她直言:“不上班时会尽量压缩开支,一天花费几十元‘假装上班’不便宜。”还有不少网友表示,即使需要安静、稳定的环境,也不会真去有上班氛围的地方,让人感觉不轻松。记者了解到,目前,多数“假装上班”公司按天收费,从30元到上百元不等,按月承包工位能享受一定优惠。

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、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友浪认为,“假装上班”公司提供的职场环境,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使用者缓解压力,维持社会交往中的自尊感,提供心理缓冲空间。“假装上班”这一概念触及社会关注的就业环境、职场压力、身份认同等热点话题,因此容易形成扩散效应。一些中小企业将闲置办公资源灵活出租,本质上属于办公共享经济的衍生模式,具有一定合理性。在他看来,“假装上班”公司可以尝试转型升级,例如,尝试灵活就业服务、自由职业者支持平台或创业孵化器更具社会价值的新型模式。

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教授崔丽丽表示,提供办公空间只是“假装上班”公司最基础、最简单的服务,公司一方面要满足求职人群在职业过渡阶段对“体面”的需求;另一方面,要让聚集的同类人群在心理上得到相互支持,并且通过创业分享、技能交流等,为职业瓶颈期人群提供更多脱离当前生活状态的机会。

朱冠霖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,他的“假装上班”公司不仅提供场地和交流平台,还计划提供人才对接、失业人群社保续缴、创业指导等服务。“总之,不是简单提供容身之处和情绪价值,而是结合人工智能发展趋势,帮助更多人提升个体技能,解决就业创业。”



感受北京新能源汽车生产脉动

图为北京小米汽车工厂车间流水线。汽车产业是北京制造业第一大产业,2024年北京汽车与交通产业实现产值超过4400亿元,同比增长超过15%。“十四五”以来,北京布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生态,发展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,坚持推动传统车企转型升级与引入新势力,坚持技术创新和场景拓展,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北京特色创新驱动发展之路。

据介绍,小米汽车、理想汽车等8家在北京生产制造的整车企业2024年在京产量114.5万辆,同比增长13%,其中在京新能源汽车产量29.4万辆,同比增长近3倍。

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

农民工胡瑞明每天下班后在网上记录原汁原味的工地故事

铁皮宿舍里的工地日记

本报记者 赵昂

“我是一个在天津工地干活儿的农民工,老家河南安阳林州。要说在工地上,最害怕的是什么?不是脏也不是累,而是生病。”这是6月9日,创作者“小胡在写作”在今日头条平台上写下的日记。创作者“小胡在写作”的真实姓名是胡瑞明,他坚持每天下班后,在网上发布工地日记,记录原汁原味的工地故事,吸引了许多网友关注,也让更多人了解了工地农民工的一日生活。

真实的一天又一天

“我的工作是在工地上的库管。工地上的一些工友,文化水平有限,不善于表达。”住在工地铁皮宿舍里的胡瑞明对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说,“我记录下自己真实的一天又一天,这些故事,不只是代表我自己。”

“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,山区农村是没有什么课外书的,当时只有连环画,2角钱一本。为了看到那些连环画,下午放学后,我跟着小朋友去薅猪草,拾柴火。然后再厚着脸皮,在小朋友家看完那些连环画。”这是胡瑞明在日记里写下的童年回忆。实际上,当时他父母并不允许他看这些所谓的“闲书”,但胡瑞明能够感觉到,从书里,他看到了多彩

的世界。

后来,胡瑞明到安阳矿务局技工学校上学,学的专业是煤矿机械维修。语文老师将胡瑞明写的一篇有关家人的文章投到了《安阳矿工报》,文章见报了,后来,当《安阳矿工报》需要稿件时,胡瑞明就把作文本上写的文章撕下来,交给老师。

从技校毕业后,胡瑞明被分配到一家齿轮厂当工人,工作之余,他是车间的兼职通讯员。第一次写通讯,是记录一名工友救下落水儿童,第二天,工厂的大喇叭就广播了这篇文章。渐渐地,胡瑞明在当地报纸发表了不少文章,在厂里有了小名气,工友们都知道,有一个林县来的小胡,能写,他也拿到了中文专业的函授大专文凭。

后来,齿轮厂的效益越来越差,最终关闭。胡瑞明开始四处奔波,在超市、饭店干过,也跟着林州的包工队做建筑工,辗转于北京、河北、浙江等地。冬天没活儿干的时候,他就去安阳的零工市场做日结工。每日的劳累,让他和文学梦越来越远。

在漫长难熬的夜里提起笔

“我穿着很破的鞋,我身上也是满身汗味,灰头土脸。但是我和自己的心灵共舞,每天都要积极地去面对生活。”这是胡瑞明对自己的评价。

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23年,那年春节一过,胡瑞明跟着村里的包工队,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榆堡镇的工地打工,干水电。

一日的劳作后,漫长的夜里,他最初是听听音乐刷刷视频,用着自己第一部智能手机。后来,他发现今日头条有写作功能,萌生了投稿的想法。胡瑞明只有每天到了晚上,下工后才能刷手机,于是他的文章发布时间经常是晚上。最初,他也尝试过写热点、写回忆,后来他发现,写农民工真实的故事,阅读量反而高。“干工地的人很多,农民工的数量非常庞大,工地生活这一话题是有读者群体的。”渐渐地,他专注深耕于打工生活记录。

“漫长难熬的夜里,我重新提起了笔开始写作,记录一个农民工真实的打工生活。我记录的都是真实的故事,文章配图也都是我用自己破手机拍摄的。”胡瑞明说。

白天下工后,当工地宿舍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,他就对着语音输入,写完后再修改错别字和语病,润色句子,再配上每天自己工作的照片,这些照片里,有的是工地伙食照,有的是工作环境照,大概要用一个小时左右。有时候在宿舍,他怕打扰工友,就只能手写输入,夏天他就到宿舍外面写,手机有亮光容易吸引蚊子,蚊子追着他咬,他就写一段赶紧起来走一走。

有时候困扰他的不只是蚊子,还有臭虫。“春天刚到工地宿舍时,海成告诫我:‘你

不要睡那张床!那张床是臭虫窝!大刚一夜从床上逮住十几只臭虫!’”这段话来自胡瑞明写的关于工地臭虫的一篇日记,下面有600多个留言,有的表示有相同遭遇,有的提供解决办法,“把床铺都搬出来,拿开水烫,臭虫专往床缝里钻,烫完以后算是彻底绝迹了”。

写作成为一个“树洞”

很多农民工在看胡瑞明的文章,因为有共鸣,他们将胡瑞明称为“小胡老师”。

“我告诉小军,以后一上班就接一瓶水。这样就有水喝。小军说:‘这已经是第3瓶水了!天太热,我咕嘟咕嘟就喝一瓶。’”这段话来自胡瑞明6月9日的日记,题目是《34摄氏度高温下一个工地农民工的真实一天》。“我是架子工,优点是每天8小时,缺点是宿舍没空调,二是在太阳底下暴晒”。

胡瑞明觉得,网上写作已经成为他的一个“树洞”,因为,生活中的烦恼,和身边的人说一两次,别人还可以理解,说三四次,“就像祥林嫂,就没人爱听了。但是在网上,总能找到和你经历一致的人,总能引起一些网友的共鸣”。

胡瑞明计划坚持写到自己退休的时候,“干工地的农民工就是这个样子,吹过寒冬凛冽的风,淋过夏日倾盆的雨。时光真是太匆匆,仿佛一晃而过的风……”

包头“民生恳谈早餐会”来了16位一线工作者

现场共收集30个问题、建议,并形成督办清单

本报讯 (记者李玉波)“一些上班晚的市民9点才出来吃早点,多摆摊半小时就能多点收入。”在6月17日举行的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首场“民生恳谈早餐会”上,自治区党委常委、包头市委书记,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绣峰在早点摊商户口中得知“早上允许摆到9点收摊”后,随即安排相关部门研究收摊时间。此次早餐会邀请了外卖员、快递员、早点摊商户、环卫工人、社区居民、工人,以及出租车、网约车、餐饮企业、医院、学校等领域的16名一线工作者代表参加,他们提出的相关问题和需求,在现场由包头市相关领导认领,并指定具体承办单位。

当天早上,包头市首场“民生恳谈早餐会”在市委书记与早点摊商户一问一答中拉开序幕,“有没有像网上发的,一喊城管来了,大家都跑了的这种情况了?”“现在不存在了。”

“希望政府能在学校开展午餐和午休托管服务。”王飞是一家稀土企业的工人,他在早餐会上反映了上班族非常关注的托育难题。以王飞为例,家里有两个孩子,上小学一个月托管费就得2000多元,负担太重。包头市市长孟庆现场认领这个问题,表示将进行系统性研究。

包头市首场“民生恳谈早餐会”共收集到30个问题、建议,包头市委督查室将会同市政府督查室,对这些问题和建议形成督办清单,建立工作台账,开展盯办督办,于会后1天内通过电话等方式向受邀群众初步反馈办理情况,会后5天内通报办理结果并将有关情况以督查专报的形式报市委、市政府;办理时间较长的,由市委督查室牵头督办,定期将进展情况通报受邀群众代表,并上报市委、市政府,最大程度上实现“收集一个问题,解决一类问题”。

据悉,2022年9月,包头市制定了“政商恳谈早餐会”机制,目前已举行34场,共431家企业受邀,收集各类问题500余个,办结率超九成。在此机制基础上推出的“民生恳谈早餐会”,意在建立开门问需问计常态化机制,收集和解决市民群众的问题建议,做好“请上门来的群众工作”。

Q 民声

让“免陪照护服务”真正惠及患者家庭

姬薇

据媒体报道,湖南省长沙市第一医院正式启动“免陪照护服务”试点,为老年、重症及行动不便患者提供24小时专业照护,解决家属无法全程陪护的难题,尤其为老年患者、重症患者及行动不便的患者等,提供专业的医疗照护支持。

在老龄化加剧、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背景下,“免陪照护”的出现,为百姓就医体验增添了方便和温暖。

“一人住院,全家受累”。众所周知,亲人住院期间,家属不仅要承受心理上的压力,还得在工作与家庭之间艰难平衡,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,陪护压力更使其分身乏术。

数据显示,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.1亿,80后独生子女家庭普遍面临“一对四”的养老压力。我国超70%住院患者依赖家属陪护,平均消耗1.5个家庭成员3~10天精力。独生子女群体更面临“4位老人+2份工作+1个家庭”的“三明治困境”。

可以说,“免陪照护”的推出,正是对这一困境的破局。今年6月1日起,国家卫健委、国家中医药局、国家疾控局联合启动“医院免陪照护服务”全国试点,在老龄化严重的城市优先推广。试点方案明确,老年医学科、神经科、骨科等病区将率先落地,服务内容细化到梳头洁面、助浴如厕、陪送餐食等生活细节。长沙市第一医院就是长沙市卫生健康委“免陪照护服务”的试点医院之一。

“免陪照护服务”主要指患者住院期间,在患者或其家属知情同意且自愿选择的基础上,根据患者病情和生活自理能力等,为患者提供的生活照护服务。

然而,目前“免陪照护服务”的护理费需完全自费,尚未纳入医保,这无疑增加了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。尽管为了减轻患者经济负担,保障服务可持续性,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“医保+长护险+商业保险+自费”的多元支付体系,但在很多地区,费用仍然是阻碍这项服务普及的难题。

目前山东省自今年7月1日起,执行“免陪照护服务”价格150元/日的政府指导价。该定价指同时照护两名及以上患者的价格,照护一名患者价格自主定价。

在广东省,“免陪照护服务”主项目指一对三服务,即服务提供者同时为三位患者提供服务,设定价格为每位患者收费标准140元/日;如服务提供者同时只为两位患者提供服务,每位患者在主项目价格基础上加收40元/日,即一对二服务每人收费180元;如服务提供者同时只为一位患者提供服务,每位患者在主项目价格基础上加收140元/日,即一对一服务每人收费280元。如护理员具备医学职称,可在上述收费基础上再加20%。

某医院的试点经验显示,个性化服务需求占总服务量的67.4%。这些需求包括特殊饮食准备、个人卫生习惯照顾、情感支持等。标准化服务流程无法满足这些需求,需要护理人员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。这种调整不仅增加了服务成本,也对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要解决这些问题,需要多方共同努力。政府部门应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,推动护理费纳入医保或出台补贴政策;医院要加强医疗护理员的培训和管理,提高其待遇和职业认同感,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加入;社会也应加强宣传,转变人们对医疗护理员职业的看法。虽然目前还面临一些困难,但只要各方携手共进,不断完善,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这项服务会让更多患者和家属受益。

医疗进步不仅在于治愈疾病,也在于减轻痛苦。未来,随着政策的完善和各项服务的推进,免陪照护服务或将成为住院服务的“标配”,甚至催生“医疗+养老”的新型照护产业。